

江南忆,最忆是鸿海

■陶小明

2024年1月3日,一场交织着音乐与绘画、情感、共奏的“江南忆 最忆潘鸿海”的活动在杭州陶氏艺术馆举行。著名画家潘鸿海先生于2023年1月3日在杭州逝世。本文为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明撰写的纪念文章,借此缅怀人们所敬仰的潘鸿海先生。

——编者

2023年元月三日晨,惊悉潘鸿海先生与世长辞!一颗耀眼的油画巨星陨落,消失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

我无法宣泄自己难以言状的情绪,惟有巨大的痛楚压得我大哭一场,如此心境,唯有自知!

潘鸿海先生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油画家,浙江画院原院长,他还是我的恩师。对我而言,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他手下工作整整十六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朝夕相处,配合默契,且在他直接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仅此一项都让人值得追忆。

1992年下半年的一次酒会上,还是一头黑发的潘鸿海院长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我的跟前。“你明天到浙江画院来上班。”这位出生于上海梅陇镇的油画家其装束打扮总是很“海派”,他风度翩翩,宽边眼镜后面闪动着—双冷峻的双眼,快人快语且不由分说。

当然正式任命是1993年一月份的浙画院1号文件,任命我为浙江画院艺术事务所画廊总经理及法人代表。从此我在他的领导下,度过了生命中一段难忘的美好岁月。

浙江画院是一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学术团体,潘鸿海先生是驻院的领导。他每天总是关起门来,一面创作一面办公,

我们也总是不断地推门进来,看着他画画,一边聊天一边汇报工作,而且常常大言不惭地说:一进门我们就是潘老师入室弟子、一关门就是潘老师的关门弟子!

我对这位声名显赫的油画家的敬仰还可以追溯得更久一点。1975年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开办第一期工人美术培训班,潘鸿海就是我们的油画老师。时隔多年后,当我正式在他的身边时,却放弃了这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没有续上年轻时学画油画的梦想,成为在潘鸿海先生领导之下的一名艺术经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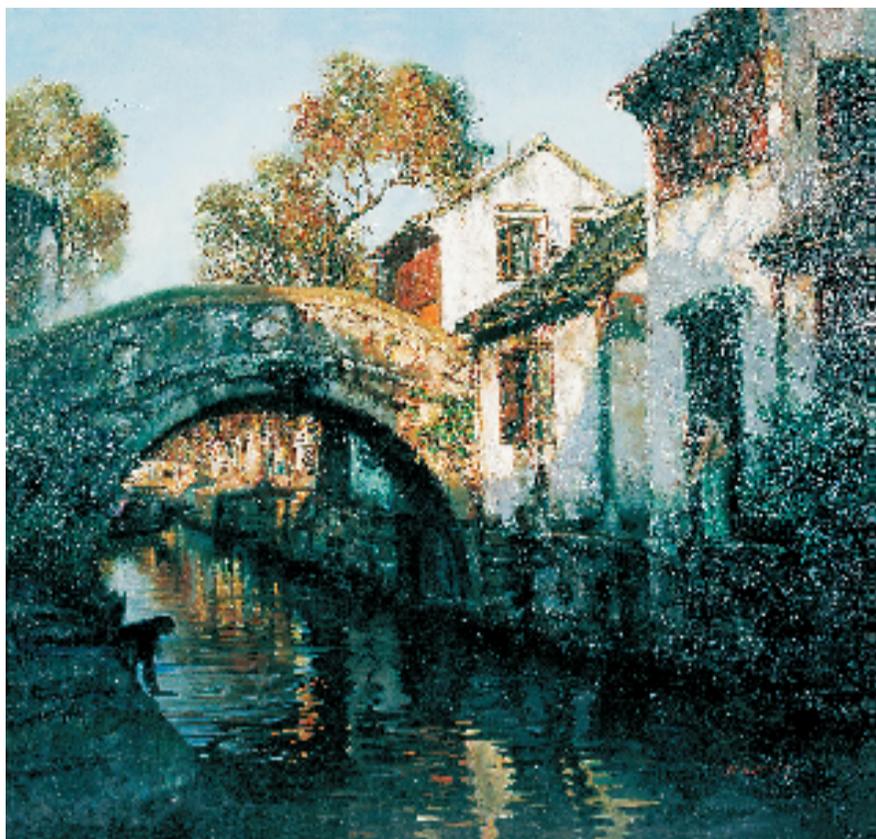
潘老师的院长办公室其实并不大,严格说来更像是个画室,墙上挂满了油画,画架上永远是一幅正在创作或者即将完工的作品。

他面对画架,只要一拿起画笔,可以坐到半天不起身。他抽烟极凶,经常是一支接着一支,整个画室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蒂不一会儿功夫又满了。所以有时我们进去,他正好可以小憩一下,他会放下油画笔,很乐意与我们多说上几句话。

看潘鸿海先生创作油画是美的熏陶,与他聊天也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因为他从来摆院长的架子,从来不打官腔,他说话喜欢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有啥说啥,尖刀直入主题,没有废话和套话。

有时候他会抽着烟、踱步走到画院另一端的艺术事务所办公室,与我们谈谈画院要举办什么展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配合工作。

于是就有了“江南风景油画展”,先是跨过了罗湖桥到了香港,继而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潘鸿海先生以他高超的



潘鸿海 水乡 126x118cm

油画艺术感染力,把江南的风景、温婉的少女描绘得细腻入微;其作品令人愉悦,在获得美感的同时萌生对水乡江南的向往,江南的风情在他的笔下风靡了整个东南亚。于是就有了“名家书画进入百姓家”的活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武林广场,浙江展览馆成了中国画的“海洋”,一幅幅书画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于是也有了“纪念陆俨少院长逝世十周年”的活动,120幅陆俨少先生的精品画作亮相于浙江画院。等等……

当然在潘鸿海院长的领导下,我们也丝毫没有懈怠,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在长达16年的艺术品经营中,都能较好地完成浙江画院给我们的任务。此生,幸遇有这样的领导,足矣!

即便是潘鸿海先生从院长的岗位上

退了下来,即便我已离开了浙江画院艺术事务所,我们的交往依然情真,他对我工作依然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他曾说:“对我而言,江南是我内心深处排遣不去的情绪,生于斯,长于斯,江南是梦,天人合一。”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江南。

潘鸿海先生留给世人的作品和他的人品,宽容豁达仿佛是他名字中偏旁中的“九点水”,化作江南的春雨润泽无声,有如鸿蒙初致,恍兮惚兮,有如余音绕梁,如痴如醉!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高世名先生是这样说的:“潘先生魂归道山,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心中,他所创格的‘一片江南’永存世间。”

江南忆!能不忆鸿海!

坚持创造 飞扬精神

■代大权

每一个生命都有表现的欲望,都是表现的载体,今年3月16日在江苏大剧院即将举办的“青春飞扬版画展”便是表现的机缘。全国的青年版画家将用版画的方式诠释青春诠释艺术,无所拘碍恣肆放纵,或者纵凡俚俚,或者闲逸恬淡,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了青春的真挚。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与思考,一是痕迹与符号,二是再现与表现。

版画语言的本质和其它绘画手段一样,都是建构于“痕迹”的基点,就像音乐的语言是声响的痕迹,舞蹈的语言是动作的痕迹,书法的语言是笔墨的痕迹。有痕迹即有语言的觉悟,有语言即有表现的追求,有表现即有文化的涵蓄、精神的伸张。版画因物性作用而产生的痕迹,要依赖画家人性的判断,画家的人性、材质的物性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版画个性的语言本质。《青春飞扬》的历届展览中,许多青年版画家正是以自己敏锐的青春生命去体验去感觉版画材质的物性价值,并唤醒了这一价值的潜质,丰富了这一价值的表现,让



田云龙 冬林乐章 139x118cm
水印木刻 2021年

传统的版画本体语言有了质的变化并由此带来更多新的表现可能。

痕迹无处不在,在未与符号的主观认定相遇时,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美国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查尔斯·W·皮尔斯对符号如何代表事物或概念,如何通过交

流实现意义的传递都对痕迹与符号的关系有着深入地研判。他认为符号的三个要素,即符号本身(表示形式)、所指(表示对象)以及符号用户(符号的解释者)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了符号的意义。

而当痕迹的客观存在与符号的主观识别相互作用后,痕迹才因此被赋予了版画表现的意义。中国当代版画代表了当代艺术最新的认知与理念,却并不是照搬或抄袭西方艺术,尤其是以《青春飞扬》所聚集的青年版画精锐一直在找东方的审美基因,和欧洲不同的审美涵养,尤其是在版画痕迹的感性与形式符号的理性之间,在动态的感性与固态的理性之间,他们的探索与创作都更多地展示了中国版画的进步,都强调着艺术思想的升华。

另外青年版画家的水平往往体现在痕迹与符号两者的平衡观上,画面中表现诸元的关系常常以平衡相邀约,偏向于哪一端都会在不平衡中惶恐不安,不断的创作实践实际都是在寻找再次平衡的可能,而对形而上的不平衡更多的是源于画家自身平衡机制的特点,或偏重痕迹——感性,或偏重符号——理性,高度的平衡是克服了生理的偏重而达到心理的平衡,心理平衡决定了画面构成关系诸元的平衡。

好的画家创造了痕迹,表现了符号。

一般画家消融了痕迹,再现了符号。

感性的消融与理性的再现带出了再现与表现的矛盾,青年版画家审美思想不能独立,再现生活,图解现实就是对痕迹的滥用和对符号的浅见,艺术的表现就没任何意义。每一幅创作都应该是画中有话,都承载着你的所思所想,形式与技能人人努力都不难获得。许多青年版画家在有了些许成就后即面临创作的瓶颈期,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样去走,这时不妨停下来多想想问题,从艺术表现的本能去想表现的意识,从表现的欲望去提升表现的能力,从表现的技能去感受表现的意志,从表现的文化去体验表现的精神。人与人的比较在精神,精神涵盖了空间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而与艺术同在。

青年版画家最忌讳的是有了一点薄名,从此便在艺术上一直重复自己,技法精湛却了无新意,声名日隆却无可期盼,这在中国许多名头响亮的画家已是惯例,不论哪个绘画门类都盛产过这类不进取不上进的“大师名家”,世界上最可怕的也正是假艺术之名而实无创造之心。

“年少轻衫细马步,十字津头一字行”,《青春飞扬》的展览因为坚持创造的精神而永远飞扬!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